

移居台湾的

YIJU TAIWAN DE
JIUDASHI

师永刚 冯昭 方旭◎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大师

林海音

蒋梦麟

林语堂

罗家伦

钱穆

梁实秋



移居台湾的

YIJU TAIWAN DE
JIUDASHI

师永刚 冯昭 方旭◎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九
大
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师永刚、冯昭、方旭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376-8

I. 移... II. ①师... ②冯... ③方... III. 文化-名人-列传-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346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作 者 师永刚 冯昭 方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通州区梨园镇小稿村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14.5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ISBN 978-7-80742-376-8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1949 年后的背影

1962 年，胡适在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台湾，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个年头，如今他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经过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仿佛滑过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彗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足迹。1976 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随后移灵台北；1979 年，雷震病逝台北，由于他生前要求不要声张，丧礼稍嫌冷清；1987 年，梁实秋驾鹤西游，一代学人就此画上句号……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陷学术与政治旋涡中而不得自拔，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海峡对岸的学界追认并膜拜。

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臧否！如同一篇评价胡适先生的断论所称：“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 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

而钱穆当年甚至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

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为了对抗1966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七十三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其学术终难脱逃政治利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在大陆进入读书人的视野，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痕迹，甚至忘记了他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

历史在他们面前显得总是如此的吊诡。

如今，“文化断层”已日益成为频繁而沉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但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更多地缘于思想与文化的被屏蔽。

1949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2008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地见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份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

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给予你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九个个案是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所以说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1949 年后的背影 ----- > 01



梁实秋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 > 01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随国民党迁台·文学创作·《莎士比亚全集》问世·程季淑意外过世·浪漫性格如火·从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最后的岁月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 > 23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来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一代鸿儒离港赴台·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 > 43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国民党五四运动样
板·精神透支过世 书画珍品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五
四”成名光芒 让政治消磨殆尽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 65

享誉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1949年未随国民党去台·南洋
大学争议促使态度转变·国民党全力拉拢 赴台定居·著作等
身 论战不断·晚年曾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年
近八十才戒烟成功·因心脏病突发过世·孔子之外最广为西方认
识的中国文人



蒋梦麟

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 87

孙中山文胆 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由学转政 出掌农业·推动土
地改革 实践均富理念·科学增产 培育人才·为了人口节育
不惜被杀头·再婚婚变 拖垮了健康与精力·黯然病逝·和光同
尘 择善固执



殷海光

“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 120

由热血青年到国民党文胆·《自由中国》的全面批判·惨遭封杀
与各界批判·被逼离台大 含恨而终·“五四之子”的光芒



雷震

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 > 141

中华革命党出身 党政资历完整·效忠蒋介石成党政红人·迁台
 首创《自由中国》·关系质变 遭两蒋指责为共宣传·屡提批判建
 言 遭国民党围剿·提倡反对党 种下祸根·蒋介石违宪三连任酿
 风波 中国民主党成形·蒋介石下令 雷震冤狱十年·莫须有罪名·
 胡适无可奈何 在精神上与雷震一同坐牢·雷震案与后续的整肃·
 四十年后冤狱始得平反·不屈的人格 高贵的灵魂



傅斯年

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 > 181

五四健将 开创史料学派·自由派学者 却与国民党关系千丝
 万缕·从北大到台大 献身教育·草创台大 为台湾莫立最高
 学府·四六事件·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天下英雄独使
 君·百代之下望见其人，仍光芒万丈



胡适

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 > 206

在美国的《自由中国》发行人·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两边都倾心 两边不讨好·猝然去世 是是非非留与后人评论

{ 梁实秋 }

Liang Shiqiu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去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他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1956年在台师大创办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儿夭折。梁氏夫妇去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文蔷，大女儿梁文茜和三儿子梁文骥则都留在



↑ 梁实秋与韩菁清

祖国大陆。与他们一起相依为命的幺女后来在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由于思女心切，再加上程季淑患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可惜，这种享清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一样牵手在街上散步，不料路边突然倒下一铁梯，压在程季淑身上。程季淑被压伤，最终不治，享年七十四。梁实秋痛不欲生，遂动笔写下记述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的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他与明星韩菁清自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在行为上，程季淑的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行事趋于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向浪漫，就像是弥补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尝试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自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离别前，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后来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不过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

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的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为笔名发表小品文，部分作品后来结集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教授，后历任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有关的抗战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有人著文抨击、指责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糜烂生活。梁实秋气愤地以文章反击，却又为左派增添了批评他的新依据。

随国民党迁台

1949年，梁实秋随国民党搭“华联轮”到台湾，之后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在台湾，时人只知梁实秋是文学与翻译大家、谦谦君子，没人还记得，梁实秋有支常以言贾祸的利笔。

在主编《新月》时期，梁实秋因为与鲁迅等左翼作家论战，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太阳社的钱杏邨、语丝社的韩侍桁，有“全国五大批评家”之称。但一连串的纷争，让他成为左派作家眼中的头号“战犯”，并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于1940年国民参政会筹组华北慰劳视察团时，延安方面

直接由毛泽东点名拒绝梁实秋与余家菊来访。^①

在抗战后，梁即表明“无意再作任何评论，唯读书尚知努力耳”。去台后的梁实秋，着力在散文、翻译和英汉字典编纂方面较多，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尤其大。其曾经用来讥讽时政与政治人物的快笔已然封了起来。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一家由于找不到门道，在四川多待了一年，后才搭乘国民参议会的专轮返回南京。当时国共内战已爆发，局势大乱。梁实秋与程季淑商量后，决定重返北京师大英语系任教，并四处兼课，以维持家用。但随着解放军挺进京津，梁实秋于1948年底带着儿子文骥、女儿文蔷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大继续就读。

1949年6月底，梁实秋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之邀到台湾参与“国立编译馆”工作，遂举家迁台，但梁文骥选择留在新中国而返回北京。

梁实秋抵台后，先由昔日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徐宗谏安排住在家中。随后台湾大同公司总经理林挺生经介绍认识梁实秋后，不但立刻将德惠街一号的日式住宅借给梁实秋一家暂住，并安排梁实秋在大同工业学校授课，解决了其温饱问题；日后林挺生主持的协志出版社又延续了这份交情，帮梁实秋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这部两百多万字的巨著。

国民党政府原本帮梁实秋安排了“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过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是由杭立武兼任，与其在“教育部”的工作“两头烧”，因此一度由梁实秋代理馆长。

但是与妻子商议之后，梁实秋无意于继续当官应酬，因此在1950年杭立武辞职后，也主动请辞，从此不入公门。并于1955年应台湾师大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直到退休，前后在台湾师大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①梁实秋在《秋室杂忆》中记录了这封由毛泽东转参政会的电文，文中点名梁实秋是“因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中共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也因此视察团最后并未前往延安。

文学创作

梁实秋的散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总计出版四辑，收录各种说古道今的长短文，悠闲自由、清新脱俗，建立了他写作散文的声望。但这部在四川写成的散文名著，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但因为战争、金融混乱，始终没有付印。因此台湾正中书局不断造访梁实秋，要求代为印行《雅舍小品》时，梁实秋百般为难，并告知正中书局需为版权负责后，才让这部名著顺利问世，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①

但是梁实秋初抵台湾的前十年，出版的都是翻译小说，中文创作少之又少。仅在1951年，谣传作家冰心在祖国大陆因故死亡，这让梁实秋相当伤心，特地写了一篇《忆冰心》。直到1958年，梁实秋才写了一本薄薄六十页的《谈徐志摩》，传记兼散文的写作风格，令文坛耳目一新。对于文坛给予的掌声，梁实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年，他在《实秋自选集》自序中说：“我研习的学科是英国文学，我的职业是教书，在著作上可以说是等于零。”

《谈徐志摩》这本“小书”的出版，却是梁实秋以散文重返文坛的重大预告。同年9月，梁实秋辞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兼职，专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又辞文学院院长职务，专心投入他从1930年就着手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之后，包括《谈闻一多》、《清华八年》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更奠定了梁实秋“文坛祭酒”的地位。

在完成莎翁全集翻译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二十五年后梁实秋又以“雅舍”之名，收小品三十二篇，继续交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续集》。差不多同一时间还出版了一本怀念故旧的书《看云集》。只是梁实秋自1966年卸下教职后，散文作品虽增，但都不及《雅舍小品》赢得的回响。1999年，在梁实秋过世十二年后，《雅舍小品》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

^①台湾正中书局于1949年11月出版《雅舍小品》，光是在台湾，印行就超过五十版，极为畅销。

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大约也都在上世纪的 50 到 60 年代问世，都非常畅销，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工具。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最初的接触是在 1949 年，与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适用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借鉴。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成为他主编的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 KK 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远东英汉大辞典》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才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翻译莎翁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这样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因空难英年早逝，再加上闻一多、陈源出国和叶公超无意于这项工作，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这项艰巨的工作才刚起头，不料 1931 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 年发生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都在逃难。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

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梁实秋用尽了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了三十六年，译完莎翁全集，并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的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的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为此，台湾当局特意举办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之一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强调：“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的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本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地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以“信”为原则的翻译方式，并不表示他不重视“雅”。早年他和鲁迅等左派译者发生论战，就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流畅的文笔，一遇上西洋文字就变成别扭的中文。梁实秋公开反对“硬译”，并主张文学应该植根于人性。与倡导文学阶级论的鲁迅笔战后，梁实秋和左派文人形同水火。

基于相同的理念，梁实秋以为，中国人用中国字写新诗给中国人看，不能